

關於漢語方言詞匯調查研究的問題

詹伯慧 黃家教

一、應該重視漢語方言詞匯的研究

。：漢語各個方言都有成千上萬的語詞，這些語詞或多或少總不免跟別的方言有所不同，顯示出本方言的詞匯特色。大多數漢語方言在詞匯上表現出來的特色不及在語音上表現出來的特色那麼突出（例如廣大地區的“北方方言”，在詞匯上一致性是很強的）；但也有一些方言，詞匯上表現出來的地方色彩相當濃厚，例如南方的粵方言和閩方言，就都擁有很大的方言特殊語詞。有人曾對屬於閩南方言系統的潮州話詞匯作過統計，發現其中跟普通話不同的語詞達30%以上，這個數字是夠驚人的了。

咱們研究漢語方言，不能不注意這些方言在詞匯上的種種差別，事實上，對於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一個詞匯上的特征，比之一個語音上的特征來，其重要性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告訴我們：“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4頁）咱們語言工作者，在從事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調查研究時，都必須緊記這一原則。

漢語方言的研究要為各地人民學習普通話服務。如果不注意詞匯的分歧，就難以服務得更快更好。方言詞匯的分歧雖然沒有語音的分歧那樣突出，但那怕是一兩個詞兒的不同，往往卻給語言的交際帶來極大的障礙，甚至於造成不必要的誤會。廣州人上北京的水果店去買“馬蹄”（荸薺），就是北京音發得再准，終究還是鬧出笑話來了。至於以駟為馬，以冰為雪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如何幫助方言區人民克服詞匯上的障礙，迅速丟掉自己方言中特有的語詞，代之以普通話的語詞，就不能不成為當前推廣普通話工作中的一項迫切的任務了。

漢語規範化工作逐步深入，越來越要求語言工作者對漢語方言詞匯有更系統、更細緻的了解。現代漢語中豐富多采的同義詞有很多是從方言中吸收過來的；另一方面，現代漢語中某些等義詞的存在，又是方言詞匯分歧的結果。在許許多多同義的方言詞中，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哪些方言詞對於豐富共同語的詞匯能起積極的作用，是應該吸收的；哪些方言詞對於豐富共同語的詞匯沒有積極的作用，是應該排斥的。而要对那些意義完全相等的“等義詞”有所選擇，更不能不注意每一個方言詞流行地域的廣狹，使用頻率的大小以及所包含的意義確切性如何等等。可以說，方言詞匯的研究對於漢語詞匯規範化的工作來說，起着“先行官”的重大作用，沒有這個“先行官”，詞匯規範化的工作是難以取得完滿的結果的。

方言詞匯的研究對於語文教學也會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現代許多優秀的作家都在自己作品中運用了一定數量的方言語詞，以達到增強作品的表現力的目的。怎樣幫助廣大讀者了解文學作品中的方言詞語，使作品的能夠更深地感染讀者，發揮它更大的教育作用，這也不能不

引起語言工作者的注意。当然，方言詞汇的研究也会帮助作家更好地选择和运用方言語詞。

漢語方言詞汇的調查研究，已經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前揚雄就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詞汇的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历代学者继承这一傳統，也曾陸續进行过一些有关方言詞汇的研究工作。近几十年来，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一般偏重于方音的研究，很少注意到方言詞汇和語法的研究。拿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漢語方言調查报告来看，几乎清一色是方音的描述和比較（尤其是历史比較），方言詞汇研究頂多只是把方言詞汇材料分类排列，材料既不丰富，又缺少方言詞汇特点分析，至于方言語法的研究，甚至可以說还是白紙一張。

解放以来，在党的亲切关怀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的光輝照耀下，我国語言科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也跨进了一个嶄新的阶段。为了配合文字改革及漢語规范化工作的开展，最近几年，在全国範圍内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漢語方言普查工作，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比較成熟的漢語方言研究論文也陸續問世。短短几年的漢語方言工作，無論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可以說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几十年。

通过最近几年的全面普查，方言工作者們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經驗，这些經驗对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工作，无疑地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可是，我們如果拿方言詞汇的工作跟方言語音的工作来比較一下的話，就不免会感到：詞汇的調查研究工作是落在語音的調查研究工作后面了。无可諱言，在这几年的漢語方言工作中，方言工作者們都比較集中精力于方音的描写和比較上面，而对于方言詞汇、語法的发掘整理工作却注意得比較少。着重方音的研究是符合客观的需要的，但是，放松或者甚至于忽略了詞汇語法的研究，也总不能不說是一种偏向。正是由于方言詞汇工作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視，对于如何进行方言詞汇研究的問題，大家也就談得很少。可以說，从怎样收集到怎样整理方言詞汇，目前都还缺乏一套比較完整的經驗。近年来各地有关刊物虽然偶而也发表过一点关于方言詞汇的文章，但大都是就某一具体方言詞汇来發揮，至于提升为一般性理論来闡发的文章，还不多見。^①

为了加强漢語方言詞汇研究的工作，我們愿意在这里把自己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結合几年来在工作中得到的点滴体会，提出几点粗淺的意見来向同志們請教。希望通过意見的交流，集思广益，共同努力把漢語方言詞汇的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限于材料，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主要是以自己比較熟悉的粵、閩（主要是閩南）、客等方言为例。这几种方言無論在語音、詞汇、語法等方面，跟普通話都有比較大的距离。以它們为例，应该是可以发现許多方言詞汇上的問題的。

二、漢語方言詞汇的收集

1. 漢語方言詞汇收集的範圍。

研究漢語方言詞汇，首先得收集足夠的材料。在每一个方言的詞庫中，有許多是跟其它

①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丁声树先生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會議上，就漢語方言工作作了发言，提出了今后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应该以詞汇、語法为重点，现阶段特別应把詞汇作为重点来进行，这一意見已引起了方言工作者的注意，丁先生的发言見1961年3月号《中国語文》月刊。

方言相同的詞，體現現代漢語詞匯的“共性”的；有一些是跟其它方言不同的詞，體現本方言的“特性”的。咱們收集漢語方言詞匯時，是把这一方言中所有的詞，不管它是否“与众不同”，一律收下來呢？還是縮小範圍，只收其中的一部分？這要看咱們的目的如何來決定。一般地說，如果只是为了配合現階段的普通話推廣工作，提供學習普通話時“正詞”的材料，那麼，只要把那些屬於本方言中獨有，跟普通話有顯著差別的詞收集下來，用跟普通話對照的方式放在“學話手冊”里就成了。如果咱們的目的不局限于此，而是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方言詞匯的特點，掌握它的規律，以便比較系統地展示方言詞匯的全貌，那就有必要把收集的範圍放寬一些了。從漢語規範化工作的要求來說，完全有必要對各地方言詞匯作比較全面而透徹的了解，以便在斟酌取捨的時候有更豐富的材料依據。方言詞典的編纂也是方言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為了編纂各種類型的漢語方言詞典，更需要儘可能詳盡的掌握方言詞匯，這樣，方言詞匯收集的範圍當然也就更大了。

總的說來，不管服務於什麼樣的目的，在收集漢語方言詞匯時，都應該心中有數。一方面對於收集的範圍自己事先要有個底兒，另一方面，在收集時也要明確重點，儘量不使那些能夠體現方言詞匯特點的詞兒“漏網”，這樣才能保證所收集的方言詞匯足以適應我們進行研究的需要。

2. 怎樣收集漢語方言詞匯。

在確定了漢語方言詞匯的收集範圍後，怎樣着手進行收集呢？我們認為，在收集一個方言的詞匯時，首先要對這個方言區的人文情況有一個初步的了解。詞匯是直接反映生產和生活的，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自然地理情況，以及不同的經濟、文化生活等等，勢必會在詞匯上有所反映。了解方言區的人文情況，就更便於結合實際來發掘當地的詞匯特點。比方說，地理氣候的因素在構成南方某些方言詞匯的特點時所起的作用就很顯著，粵方言“冰”

“雪”不分，閩南方言“冰”“霜”不分，因而就分別產生一些以冰為雪或以冰為霜的詞兒，如冰琪琳廣州話叫“雪糕”，廈門話叫“霜羔”等等。又例如“洗澡”這個概念，廣州人習慣用“沖涼”這個詞來表示，這也反映了氣候特徵在方言詞匯上所刻下的烙印是多麼的深刻。閩、粵許多城市（如廣州、廈門、汕頭、梅縣）的街道，兩旁建築物的樓層突出在行人道上，行人在行人道上行走，就跟在走廊里行走一樣，可以避免日晒雨淋。這種南方特有的行人道在粵、客、閩南等方言中就都有特殊的語詞來表示：粵方言叫“騎樓底”，客方言叫 $ŋ[ká] ki$ （梅縣），閩南方言叫 $gəi ká[ki]$ （廈門）。粵方言這個詞是方言的創新，客方言和閩南方言這個詞却是從馬來語借入的外來詞。這類的例子是很容易從各個方言中找到的。可以想見，山區居民所用的詞兒必然會有許多是沿海居民所沒有的，同樣沿海居民所用的詞兒，也必然會有不少是山區居民所不用的。

調查漢語方言詞匯，需要一個完善的調查大綱，大綱中要能包括咱們所要調查的各個方面的語詞，足以顯示這個方言的詞匯特點。可是，要編一本適合各方言區通用的調查大綱，是不容易的。如前所述，方言詞匯的形成跟各方言區的特殊條件有關，咱們在調查時得充分估計這些地方特點，因此，最好是為各種不同情況的大方言分別制訂一些結合實際的詳細調查大綱。當然，為了掌握漢語方言詞匯的基本特徵，便於進行比較研究，每一個詞匯調查大綱中，都應該有一部分（甚至於大部分）內容是類同的。例如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用詞，意

义比較单纯而范围比較明确的，象身体各部分的名称，亲属的称呼，各种代词等等，都应该包括在不同方言区的調查大綱中，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詞匯手冊”选詞数量較少，而且选詞标准大都是从普通話出发的。这个手冊作为方言普查时了解各地最起码的方言詞匯是合适的，作为比較全面地了解方言詞匯的調查大綱，就显得内容比較单薄了。咱們在制訂各方言区的詞匯調查大綱时，可以参照这个“手冊”的編写体例，并把“手冊”中所例的詞作为“基本成員”吸收进来，但重要的是应该根据各方言区的实际情况大量增添，才能夠达到发掘丰富多采的方言語詞的目的。以粵方言为例，咱們在充分注意到气候温和这一特点的前提下，就会发现許多与此有关的方言詞，例如蔬菜、水果方面的“西洋菜”、“薺菜”“菜心”“木瓜”“楊桃”“菠萝”“荔枝”“番石榴”等等，就都是本方言区中日常习用的詞儿，当然应该包括在为本方言区編制的詞匯調查大綱中。同样的道理，咱們如果到沿海漁区去調查方言詞匯，就該多收集有关漁业生产方面的詞儿；如果到西北牧区去調查方言詞匯，就該多收集有关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詞儿；到养蚕繅絲的地区去調查方言詞匯，就該多收集有关蚕絲业生产方面的詞儿；如果到林区去調查方言詞匯，就該多收集有关林业生产方面的詞儿；……总之，在制訂各方言区詞匯調查大綱时，要貫穿一个原則，就是既保証能收集到各地方言一般的方言語詞，又能充分发掘出各方言区特有的語詞。

在收集漢語方言詞匯时，除了根据預制的調查大綱进行調查外，还有必要通过一些成篇的材料来发掘方言詞匯的特点。地方民歌、戏曲、故事里面都存在着不少方言詞匯材料，許多生动活潑的方言詞，往往只有通过成篇的民間文学材料，才能夠被发现出来。方言詞匯調查工作如果和民間文学的“采风”工作紧密配合，一定能夠相得益彰。現代小說里面也有一些方言詞匯材料，例如周立波的“暴风驟雨”里面有不少湘方言的特殊語詞，欧阳山的“三家巷”中有不少粵方言的特殊語詞，都值得咱們加以收集。地方戏曲用方言演唱，自然可以从中找到大批的方言語詞；但是有一点必須注意：由于戏曲表演形式的特点，有些語詞看来跟日常口語不同，实际上却不能当作方言詞处理，例如潮剧《藍继子会兄》中藍唱“开封十載鬧災荒，水旱相继，又遭兵患，貧穷人家难度日，小康之家卖園田，老无依，少无靠，少壮求生奔四方”。其中“園田”一詞是为了跟上下文的“荒”“患”“方”押韵而把“田園”中的詞素顛倒的，（潮州方言“田”唸 tsán¹）如果我們据此誤以为潮州方言口語中存在有“園田”的說法，那就与事实不符了。

此外，在收集方言詞匯时，咱們还可以有意識的收集一些流行在广大人民羣众中的俗話諺語，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歇后語，諧謔語等，因为这些东西大都是本方言中特有的，很能夠体现方言詞匯的特色，对于方言詞匯及方言語法的研究，都是很有用的材料。

收集漢語方言詞匯时，应该注意語詞的复杂性。在一个方言中，往往代表一件事物或一个动作的詞儿有好几个，咱們都得尽量收集齐。拿“吃”这一个动作來說，在北京話里就有“吃”“啃”“捋”“开”“撮”“撻”“垫补”等，广州話里有“食”“喫”“擦”“津”“嚼”“𠵼”[tʃiu]“𠵼”[tʃan]“𠵼”[jət]等等，各个詞儿的出現頻率，場合，感情色彩有的是差不多的，有的是不相同的，应该尽可能弄个明白。

細心和耐心是每个方言工作者都必須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收集方言詞匯时，稍为疏忽一点，就很容易会把方言中一些比較細微的差別遺漏掉。例如广州話中“日头”与“热头”讀音很接近，可是含义却不相同。“热头”[jit t'au¹]是指“太阳”，“日头”[jat t'au¹]却

是指的“白天”，我們只能說“日头工作”晚黑(晚上)休息”，却不能說“热头工作，晚黑休息”。又例如北京口語中說“老头子”跟說“老头儿”是有不同的感情色彩的。前者是“愛稱”，多少帶有親暱的意味，后者是“憎稱”，多少含有憎惡的意味。稍為大意就會混而為一。在收集方言詞時有時找不到相應的說法，這時候咱們得防止牽強附會地隨使用接近這些概念的詞來記錄它們。對於這類難以對譯的方言詞，有必要時不妨採取繪圖或拍照的方式使之存真待考。也可以請教有關專家幫助鑑定，例如有關動物類的可以請教動物學界的同志，有關植物類的可以請教植物學界的同志。

收集方言詞匯材料，方式上最好是多樣化一些。要突破過去那種坐在桌子旁邊一問一答的調查方式。下鄉下廠調查，應該與羣眾一起勞動，一起生活，認真向羣眾學習，隨時注意記錄生動活潑的方言詞。

收集漢語方言詞匯時，一方面要用文字記錄，另一方面也要用音標把準確的讀音記錄下來。有些方言區的人民（如粵方言）創造了大量的方言字，調查詞匯時要盡量地把它們發掘出來。遇到一些沒有方言字可以表示的特殊方言詞，就只好採用同音代替的辦法來表示。同音字的選擇，要服從“約定俗成”的原則，以當地羣眾習用的為準。例如粵方言中以“探”[t'am]表示“騙”，以“矛”[mau]表示“粗野”，就都是採用同音代替的方式。在記音的時候，還要注意口語里存在的“合音”的現象，即兩個音節拼為一個音節，在書寫時用一個字的方言材料，例如北京的“倆”[liaŋ]，“仨”[sa]，“甭”[pəŋ]，蘇州的“纔”[fæŋ]，潮州的“審”[boi]，“孿”[moŋ]等。

三、漢語方言詞匯的整理

1. 材料的分類。

在掌握大量方言詞匯材料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對這些材料加以整理分析，使之能夠系統地顯示出方言詞匯的特徵來。

在整理、分析方言詞匯的時候，首先有必要把收集到的方言詞匯加以分類。分類可以兼採以下兩種方式：一是按概念的范疇加以分類，一是按構詞法加以分類。按概念范疇分類時，大致可以參照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調查詞匯手冊”中的體例而根據實際情況斟酌決定。例如可以按身體，親屬，人的名稱，建築居住，服飾，飲食，交通，動植物，天象，地理，疾病醫療，描寫人物性狀，顏色，動作等的語詞，人稱代詞，有關節令的詞，與禮俗，宗教有關的名稱，與文娛有關的名稱，動作，與戰爭有關的器具、動作，表示各種思想感情的詞，有關交易、交際活動用詞，人們的集體組織的名稱，在構成語句上必要的連詞和助詞等等來分類。按構詞法加以分類時，大致可以參照現行一般漢語語法書上的體例，例如可以一方面從音節的角度分成單音詞和多音詞，一方面從詞義的單純與否分成單純詞與合成詞，再在這些類別的下面進一步細分。

2. 材料的分析。

大量收集方言詞匯材料，歸根結蒂是為了要看方言詞匯有什麼特點。因此，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匯時，不能夠只是把收集得來的方言詞排比分類就了事，應該進一步通過跟其它方

言，特别是跟普通話的比較来分析一下这些方言詞究竟系統地表示出哪些特点来。

怎样分析方言詞汇的特点呢？汉语方言之間距离不一，各个方言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有大有小，要用一个統一的尺度来看它們的特点，是不容易的。不过我們不妨从几个跟普通話差別較大的方言入手，看看这些差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样就可以使我們在分析方言詞汇特点时得到一些綫索，循着这些綫索就会心中有数地去观察現象，分析現象。

根据我們对粵方言客方言和閩方言的初步观察，整理汉语方言詞汇的特点，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从詞形和詞义方面分析。

从詞形和詞义方面来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方言詞汇跟普通話詞汇之間的关系，普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詞形相同，詞义有別的；一是詞形不同，詞义却一致的。下面分別举例来看：

A. 詞形相同，詞义有別的。

所謂詞形相同，严格地說，只指詞儿的書写形式相同，而不指詞的語音形式相同。例如“水”这个詞，咱們說它是广州話和普通話詞形相同的詞，并不意味着广州話和普通話“水”这个詞的語音形式相同，只是指的这个詞在广州話和普通話中同样用“水”这一書写形式来表示。

汉语方言詞汇中詞形相同，詞义有別的常見的有以下几类：

(A) 詞形相同，詞义范围不完全相同的。

这一类詞在不同方言中書写形式一样，所代表的含义基本上也属于同一范畴，但范围大小不一。例如“肥”这个詞在北方話中是指“动物肌肉脂肪长得多”而言，而在粵、客、閩等方言中却同时用来指人的肥胖，这就是范围大小不同了。

詞义范围大小不同，又有两种不同情况：

a. 方言的涵义較广，普通話的涵义較狭的。例如：

“水”——广州話、梅县話（客家）也用来兼指“雨”，“落水”等于“下雨”的意思。普通話是不能以水为雨的。

“烂”——广州除了表示腐烂外，还用来表示“破烂”。例如說“件衫烂咗”意思是“衣服破了”。

“食”——潮州話（閩南）包括“吃”“喝”“抽”（抽烟）等意义。普通話是不能把喝茶叫“食茶”，也不能把抽烟叫“食烟”的。

“爱”——潮州話，梅县話除表示“喜欢”外，还有表示“要”的意思。如“我爱去”意思即“我要去”。普通話“爱”是不用来指“要”的。

b. 方言涵义較狭，普通話涵义較广的。例如：

“麵”——粵、客、閩等方言都只用来单指“麵条”。普通話用来兼指杂粮制的成品（小米麵、棒子麵等）及碾成粉末的东西（胡椒麵儿、药麵儿等）。

“菜”——广州話单用时只指“蔬菜”，普通話兼指下飯的食品（閩、客方言同普通話）。例如：

廣州話	普通話
佢去市場买菜	他到市場买菜去。
佢去食堂买餸	他到食堂买菜去
(近年来广州人也說“佢去食堂买菜”了)	

(B)詞形相同或相近，詞義有关，但差別很大，甚至剛好相反的。例如：

廣州話	普通話
屋[nuk]	房子
房[fəŋ]	屋子
行[həŋ]	走
走[tʃeu]	跑

(C)詞形相同，詞義完全風馬牛不相干的。例如廣州人說“馬蹄”時，可以指馬的蹄子，也可以指一種北方叫荸薺的水果，兩個詞詞形相同，只在“蹄”字上面的聲調有所區別（馬的蹄子叫 ma/t'ei 水果“荸薺”叫 ma/t'ei¹），這兩類事物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B. 詞義相同，詞形有別的。

詞義相同而詞形有別的詞，在方言中普遍存在；可以說是漢語方言詞匯不同的最主要表現。這有兩種不同的情形：一是詞義相同，詞形完全不同的；一是詞義相同，詞形部分不同的。下面分別舉些例子來看。

(A)詞義相同，詞形完全不同的，即同一個概念，在不同方言中用完全不同的詞形表現出來的。有的方言中有特殊的方言字，這些方言字大都用在這類詞上面，沒有方言字的就用通用的漢字來同音代替，無法同音代替的用□表示。例如：

廣州話	潮州話	普通話
攞[lo]	撈[k'ie]	拿
畀[pei]	乞[k'w]	給、破
靚[leŋ]	雅[nia]	漂亮
𨮒[lek]	𨮒[lgau]	能干
𨮒[ɬai]	𨮒[tak] 𨮒[nwŋ]	浪費
搵[wan]	𨮒[ts'ue]	找
孤寒[ku]hən]	𨮒[kiam] 𨮒[siep]	吝嗇
而家[ji]ka]	這𨮒[tsi] 𨮒[tsuŋ]	現在

(B)詞義相同，詞形部分不同的，即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方言中詞形部分相同，部分不同。這類不同主要屬於構詞法上的問題，下面還要專門從構詞法的角度來分析，這裡先籠統舉幾個例子來看：

廣州話	普通話
白油[pak] jau]	醬油
火燭[fɔ] tʃuk]	火災
單車[tan] tʃ'ɛ]	自行車
鼻哥[pei] kɔ]	鼻子
米粟[mɛi] p'iu]	糧粟

(2) 从构词特点方面分析。

在整理方言词汇时，咱们会发现有一些跟普通话同一概念的语词在构词形式上却有所不同。这类不同按词义和词形方面来分析应该属于上述“词义相同，词形部分不同”那一类，从构词特点上来分析，却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A. 音节多少的不同。

不少语词在方言中是单音节的，在普通话中却是双音节。也有的语词在方言中是双音节的，在普通话中却是单音节。例如：

广州话	普通话	福州话	普通话
窗[tʃ'œŋ]	窗 户	老蛇[laʊ sie]	蛇
知[tʃi]	知 道	眼床[min tɕouŋ]	床
蟻[ŋei]	螞 蟻		
蔗[tʃɛ]	甘 蔗		

B. 词素位置颠倒不同。

有些语词在方言中和在普通话中所用的词素一样，但次序颠倒不同。例如：

广州话	普通话	厦门话	普通话
喜欢[fun hei]	喜 欢	闹热[laʊ liat]	热，闹
人客[jan hak]	客 人	健康[k'œŋ kian]	健 康
齐整[tʃ'ei tʃiŋ]	整 齐	鞋拖[ue t'ua]	拖 鞋
拥挤[tʃi juŋ]	拥 挤	历日[la? lit]	日 历

C. 词素部分不同。

有些多音节词，在方言与普通话中只有一部分构词成分相同，另一部分不同。例如：

广州话	普通话	厦门话	普通话
电船[tin ʃyn]	汽 船	金瓜[kim kue]	南 瓜
湿碎[ʃap ʃœy]	零 碎	身軀[sin k'u]	身 体
手袜[ʃau mat]	手 套	头毛[t'au mŋ]	头 发
火船[fo ʃyn]	輪 船	猫鼠[niãu ts'u]	老 鼠
时时[ʃi ʃi]	时 常	知影[tsai iã]	知 道

D. 词尾的有无。

有些词儿在普通话中有词尾而在方言中没有，也有的词儿在方言中有词尾而在普通话中没有。例如：

广州话	普通话	厦门话	普通话
鞋[hai]	鞋 子	鼻[p'i]	鼻 子
鴨[ŋap]	鴨 子	椅[i]	椅 子
梯[t'ei]	梯 子	兄弟仔[hia ti a]	兄 弟
花[fa]	花 儿	姐妹仔[tse mue a]	姐 妹

此外，象“妹妹”这个词，在许多地方都加上词头词尾来说，例如梅县叫“老妹”，苏州一带叫“阿妹”，湖南叫“妹子”，四川叫“妹儿”等等，这也显示出方言语词在词头词尾的有无上面是存在着分歧的。

E. 詞尾的不同。

有些詞兒在方言和普通話中都有詞尾，但這個詞尾不同。例如：

鼻——廣州叫“鼻哥”，梅縣叫“鼻公”；

筷——浙江紹興叫“筷頭”（也叫“筷”），杭州叫“筷兒”；

跛——廣州叫“跛佬”。

(3) 從詞源方面分析。

在整理方言詞匯時，對於特殊的方言詞兒，咱們還有必要從來源上進行一番分析，看看這些詞兒是怎樣形成的。有的方言詞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來源，有的方言詞卻很難一下子查出它的來源來。咱們就得聯繫人文歷史、自然地理、風土習俗等等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盡量把方言詞匯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實在無法考本清源的，也就只好存疑。

就粵、客、閩方言來看，特殊方言詞匯來源比較清楚的有幾下幾類：

A. 從古漢詞繼承下來的：

現代漢語各方言都是從古漢語發展而來的。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各方言所保存的古語詞多少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古語詞，雖然現在許多方言都繼承了下來，但彼此用法不同，有的方言保留了古漢語的用法，有的方言已經改變了用法。例如：

(A) 方言中獨自保留的古漢語語詞。

廣州話	普通話	廈門話	普通話
睇[t'ei]	看	厝[ts'u]	房子
斟[t'jam]	攸談	箸[ti]	筷子
梅縣話	普通話	頷[am]	脖子
嚙[ts'iau]	咀嚼	哺[pə]	咀嚼食物
餞[seu]	餞		

(B) 方言中保留古漢語的用法，這種用法在普通話口語中一般已不通用。例如：

廣州話	普通話	廈門話	普通話
行[həŋ]	走	卵[dŋ]	蚤
企[k'eɪ]	站	目[bak]	眼睛
食[ʃik]	吃	寒[kāu]	冷
翼[jik]	翅膀	索[soʔ]	繩子
卒之[t'ut] t'ɿ]	終于	烏[ɔ]	黑色
竹篙[t'ɔk] kou]	竹竿	鼎[tɿ]	鐵鍋

B. 從外族語言中吸收進來的。

從所周知，不同語言（或方言）長期接觸的結果，總不免會產生互相吸收、借用的現象，結果使得許多語言（或方言）的詞匯中都有一批外來詞。漢語各個方言的詞匯中，除了許多共同的外來詞（如拖拉機、布爾什維克等等）外，由於各個方言區跟外族接觸的情況不同，自然也就會產生一些屬於本方言特有的外來詞。例如邊疆方言多接觸少數民族語言，容易接受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詞，閩、粵等地近海，對外貿易較早，出外華僑眾多，因而吸收外國語詞的機會也就較多。下面舉些粵、閩方言中獨有的外來詞來看看：

广州話	外 語	普通話
波 [pɔː]	ball (英)	球
嘜 [mak˧]	mark (英)	牌子, 商标
骨 [kwat˧]	quarter (英)	一刻鐘
菲林 [fei˧ lam˧]	film (英)	胶卷
恤衫 [ʃɛt˧ ʃam˧]	shirt (英)	衬衣
冷 [lan˧]	laine (法)	毛綫
廈門話	外 語	普通話
燈斧 [lam˧ p'u˧]	lampu (馬來)	大盞洋灯
洞葛 [tɔŋ˧ kat˧]	tongkat (馬來)	手仗
斟 [tsim˧]	chium (馬來)	接吻
雪文 [sap˧ bun˧]	sabon (馬來)	肥皂
道郎 [to˧ dɔŋ˧]	tolong (馬來)	幫助

C. 方言的創新。

从来源上看, 汉语方言中的特殊词汇, 除了上述来自古汉语及外族语言的以外, 还有很多是由于本方言区某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或风土习俗等显而易见的原因而长期形成的, 这些方言词可以说是方言的创新。例如:

(A) 由于“忌諱”的心理而造成的特殊語詞:

广州話:

- 猪紅 [tʃy˧ huŋ˧] ——即“猪血”, 因忌“血”而改称。
 猪潤 [tʃy˧ joŋ˧] ——即“猪肝”, 因“肝”“干”同音, 忌“干”而改称。
 猪脷 [tʃy˧ lei˧] ——即“猪舌头”, 因“舌”“蝕”同音, 忌“蝕”而改称。
 吉屋 [kat˧ ŋuk˧] ——即“空屋”, 因“空”“兇”同音, 忌“兇”而改称。
 通胜 [t'ɔŋ˧ ʃɪŋ˧] ——即“通書”(北方人称“皇历”)因“書”“輸”音近, 忌“輸”而改称。

梅县話:

- 快菜 [k'uai˧ ts'oi˧] ——即“韭菜”, 因“韭”“久”同音, 忌“久”而改称。
 猪旺 [tsu˧ ʋoŋ˧] ——即“猪血”, 因忌“血”而改称。
 通贏 [t'ɔŋ˧ ian˧] ——即“通書”, 因“書”“輸”同音, 忌“輸”而改称。

(B) 由于地理气候的关系而形成的特殊語詞。例如粵、閩、客等方言区終年不見下雪, 就不免造成冰雪不分的錯覺, 反映在詞汇上就使得所有关于“冰”“雪”的概念都混同起来, 拿粵方言为例:

广州話

- 雪条 [ʃyt˧ t'iu˧]
 雪羔 [ʃyt˧ kou˧]
 雪屐 [ʃyt˧ k'ɛk˧]
 雪柜 [ʃyt˧ kwai˧]

普通話

- 冰 棍
 冰 棋 琳
 冰 鞋
 冰 箱

雪藏[ɣytɿ tɕ'əŋɿ]

冰 鎮

雪花[ɣytɿ fa]

雪 花

落雪[lokɿ ɣytɿ]

下 雪

雪山[ɣytɿ ɕan]

雪 山

这种冰雪不分的情况实际上是扩大了“雪”的詞义，普通話中叫“冰”的粵方言一律改称“雪”，而普通話中叫“雪”的，粵方言中仍然叫“雪”。

除了上面所說这几类情况以外，还有一些一时难以查明来源的方言詞，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它們絕大多数是为了适应本方言区人民交际上的需要，反映本方言区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独特面貌而創造出来的。换言之，这些无法查明来源的詞，实质上仍应屬於“方言的創新”这一类。例如：

廣州話	普通話	潮州話	普通話
嘢[jeɿ]	东 西	[ɿ[kwɿɿ]]	稠
剗[t'əŋɿ]	杀	[ɿ[ts'ieɿɿ]]	稀
𪗇[nauɿ]	生 气	[ɿ[taɿ pouɿ]]	男子
𪗇[kipɿ]	箱 子	涂脚[t'ouɿ k'aɿ]	地上
論尽[lənɿ tɕənɿ]	麻 煩		
閉翳[paiɿ ɲaiɿ]	忧 悶		

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时代，漢語詞匯不断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着，各方言都产生了一大批的新詞，这些新詞大都是方言与普通話相同的，但也有一部分方言与普通話不同，这从来源上說，仍应归到“方言的創新”这一类中，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适应方言区人民日益发展的交际需要而在本方言基本詞匯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例如現在粵方言中有“米票”和“面票”这两个新詞，这是粵方言区人民以大米为主粮，从来不把米面等量齐观的生活特点在詞匯上的反映。可是在北方話中，由于习惯上把米面都看作是主粮，反映在新詞的創造中，也就不需要分“米票”和“面票”，而只用“粮票”一詞来概括了。又如粵方言中近年来流行着“三鳥”（鷄、鴨、鵝的統称）这个新詞，这也反映了地区的特点，在北方話中，这个詞还没有得到流行。

前人研究方言詞匯，是很喜欢考本字，探源流的。他們的研究对于建立漢語詞源学有一定的意义。但他們的目的只偏于以今証古，想明白古今詞匯的继承关系，并不一定是意識到要通过古今互相印証来为漢語詞匯的丰富化和规范化服务的。从方法上看，前人考求詞源，大都強調“一音之轉”，想从声訓方面給每个詞的来源找解答。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告訴咱們：語詞的声音和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以什么样的詞义一定和什么样的語音形式相配，那样的考本清源就难免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咱們現在从来源上分析方言詞匯，有明确的目的性，咱們不但要了解方言詞匯的历史继承性，还要了解它如何发展和創新，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方言詞匯的特点，为漢語规范化服务得更好。

除了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漢語方言詞匯外，还可以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方言詞匯在創造方法上有些什么特点，例如有些方言詞是用显喻的方式創造出来的，象“麻險”广州叫“豆

皮”，潮州叫“斑皮”；“自行車”湖南石門叫“洋馬”等；有些方言詞是用隱喻的方式創造出來的，例如“影劇說明書”廣州叫“戲橋”，“行踪不定”山南聊城叫“云”等；有些方言詞是通過描寫事物的特征或形體的方式創造出來的，如“聊天”廣州人叫“打牙較”，潮州人叫“打咀鼓”，“螢火蟲”福州叫“藍尾星”，成都叫“亮火蟲”，“蜈蚣”廣州叫“百足”，蘇州叫“百腳”等；有些方言詞是從事物的音響特征創造出來的，如“木拖鞋”濟南叫“呱打板兒”，沈陽叫“他拉板兒”；“游泳”河北武強叫“朴騰”等等。不同的創造方法顯示出不同方言在修辭手法上的獨特之處，加以仔細的綜合分析，對於現代漢語詞匯的創新，會有不少的啟發作用。

3. 几个值得注意的問題。

前面談了漢語方言詞匯的整理分析問題。在進行整理分析中，還有幾個問題值得咱們注意：

(1) 注意漢語方言詞匯的發展趨勢。

方言詞匯有它的獨特風貌，也有它的發展趨勢，當咱們對一個方言的詞匯全貌進行過比較深入的剖析以後，咱們就可以看出這個方言的詞匯是沿着什麼樣的道路發展過來的，進一步它又朝着哪一個方向走。了解方言詞匯的發展趨勢，必將有助於咱們因勢利導地進行現代漢語詞匯的規範化工作。

前面說過，解放以來在各方言中大量湧現的新語詞，絕大多數是各方言共同的。這顯示出今天漢語方言詞匯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向普通話靠攏。之所以會有這麼多方言與普通話相同的新詞，實際上大都是通過普通話的傳播及書面語言的影響而流入方言中來的。可是，咱們卻不能夠因此就肯定今後方言詞匯的發展完全不能再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以粵方言為例，解放以來，它一方面產生了大批與普通話相同的新詞，並且有一些原有的方言詞逐漸為普通話的語詞所代替（如士坦——郵票，即刻——馬上）這說明粵方言詞匯發展的總趨勢是向普通話靠攏的；可是，另一方面，咱們也不能忽視另外一種現象，在粵方言中，不但有許多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詞仍然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在新詞的發展過程中，某些特點也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來。前面舉過詞形部分與普通話不同的“米票”“面票”兩詞，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到今天仍然還是適用的。方言特點的保留和發展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普遍存在，咱們方言工作者在對待方言詞匯的發展前途時，一定得有辯證的眼光，既要看到它向民族共同語集中的主流，也要看到在這個主流以外的某些“動向”。這樣才能引導咱們更全面地分析問題，使方言詞匯的研究建立在高度科學的基礎上，保證它能更有效地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

(2) 注意從多方面進行對比。

在整理漢語方言詞匯時，除了跟普通話作比較外，最好也能跟其它的方言對照比較，這樣不但更能看出方言的特點，還會有幫助於我們劃分方言的界限。詞匯的發展經常受到社會生產和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所以方言的詞匯界限比起語音的方言界限來更不穩定，更難劃分，可是，我們如果在收集到大量方言詞匯材料時，能夠注意從漢語詞匯中最穩固的核心部分找些例子來比較，往往就會發現一些很重要的現象。例如拿家畜雌雄性別的詞形來看，漢語方言幾乎形成南北分明的兩個大系：

地名	一	二
1. 北京	公牛	母牛
2. 濟南	犍子, 公牛	母牛, 孃牛
3. 西安	犍牛	女牛
4. 成都	公牛	母牛
5. 漢口	公牛	母牛
6. 揚州	公牛	母牛
7. 蘇州	雄牛	母牛
8. 溫州	牛牯	牛娘
9. 長沙	牛公, 公子, 牯子	牛婆子, 婆子
10. 宜春	牛牯	牛婆
11. 梅縣	牛牯	牛孃
12. 廣州	牛牯	牛牯
13. 陽江	牛公	牛牯
14. 福州	牛公	牛母
15. 廈門	牛公	牛母
16. 潮州	牛牯	牛母

(3) 注意漢語方言詞匯的確切含義及其使用情況。

在收集方言詞匯時，任何一個跟其它方言不同的語詞都會吸引我們的注意，被我們記錄下來。當我們進一步對被記錄下來的許多方言詞加以整理分析時，應該對每一個詞的準確含義及其具體使用情況弄清楚，不能似是而非，含糊了事，否則我們的工作將會蒙受損失。例如潮州話中“乞”[k'uŋ]有兩個意思：一是相當於普通話的“被”，一是相當於普通話的“給”，如果只知道前者而忽略了後者，或是只記得後者而忘記了前者，就會妨礙我們正確地理解這個方言詞的特點。又如粵方言中的虛詞“住”[tʃy-]也有兩種不同的作用：一是作為動詞“持續貌”的標志；（如“睇住呢的嘢——看着這些東西）另一是作為全句的狀語（如“唔使買住”——“先不用買”）。如果不把這兩種不同用法弄清楚，也就無法正確地理解這個方言詞的特性了。②

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匯時，對於特殊方言詞的具體使用情況，如使用範圍，使用條件等等都得作必要的說明。例如“水泥”這個詞在廣州話中有幾種說法：（1）紅毛泥；（2）洋灰；（3）水泥；（4）士敏土。我們就得進一步了解這四個詞的使用範圍有哪些不同（紅毛泥是一般說法，洋灰是工程界的說法，水泥是規範化的說法，士敏土是音譯外來詞，用的地方較少，如習慣稱廣州水泥廠為“士敏土廠”現在說“水泥廠”的逐漸多了）。又如客家方言中“朝”[tsau-]“晝”[tsu-]“夜”[ia-]這三個詞如果不跟“食”[set-]或“做”[tso-]連用，就不能表示“早飯”“午飯”“晚飯”的意思。因此，在說明這三個方言詞所表示的意義時，一定得把這一使用條件交代清楚。

② 關於粵方言“住”[tʃy-]這個虛詞的用法，請參看詹伯慧：《粵方言中的虛詞“亲、翻、埋、住、添”》一文，載《中國語文》月刊1958年3月号。

一个大方言中的各个次方言在匯汇方面往往会有很大的出入。在整理方言詞汇时，还得注意把这个詞所通行的具体地点說明，不能一概籠統地說是某方言的詞。例如粵方言中有“只”这个量詞，可是，当它用来指称家畜时（如一只牛）并非粵方言区所有地方都通用：广州說“一只牛”，阳江却說“一个牛”。这种次方言中存在的差别，不容咱們忽視。

在整理方言詞汇时，一定得从材料出发，服从客观事实，避免主观臆測，以邏輯推理去改动材料。例如广州話“朝行晚拆”（住的地方太挤，不能摆投固定的床位，因而晚上临时鋪床睡覺，清早把床鋪拆掉）原意虽“朝拆晚行”，但是“朝行晚拆”已經約定俗成了，咱們就要服从既成事实，不能任意加以改动。

四、漢語方言詞典的編纂

咱們應該把方言詞汇調查的結果反映到方言詞典上来，这样才能使方言詞汇調查工作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話和漢語规范化服务。目前各方言区的羣众一般是通过用普通話写的文章来学习普通話的，方言区的人要通过方言来掌握普通話就必须有一些方言与普通話对照的讀物，而且这类讀物应有——些必要的注釋和举例，就詞汇教学來說，方言詞典就得承担这个任务了。小学生常常会問老师，某一件东西或某一个动作在方言里是这么說，在普通話又是怎样說呢？老师不懂得或者一时想不起来就需要查一查方言詞典。作家写作必然要运用一定数量的方言詞，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品的表現力。他們在选择方言詞时也会考虑是否运用得当，有没有濫用方言詞的問題，如果手边有一本方言詞典，对于語詞的选择就便利得多了。对于广大讀者來說，看作品时碰到里面的方言詞时，也可以借助方言詞典来探明詞义，以便更充分的領会作品的思想內容。

編纂方言詞典必須注意方言詞汇固有的特点，同时也不能忽視方言詞汇发展的动态，只有这样，方言詞典才能达到为漢語规范化服务的目的。我們說今天漢語各方言詞汇都有向普通話靠攏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一方面表現于新产生的語詞有許多是与普通話完全相同的，另一方面表現在固有的方言詞逐漸为普通話詞所代替上。这里所說的代替，并不意味着本方言区所有的居民都放棄了某些方言詞而用了规范化的語詞，例如粵方言的“即刻”一詞在不少人的口語里已經說成“馬上”，即使另外有一部分人还不慣于这么說，但当他們听到“馬上”这个詞儿时并不引起誤解或感到費解，那么咱們就应该承认这就是方言詞汇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方言詞典里要收“即刻”，但也要指明“馬上”已經或开始通用了。这就是促进漢語向統一规范发展的一种因势利导的做法。过去方言詞汇研究者很喜欢汇编前人所記錄的方言詞，而不重視現代的活用的詞語。究竟前人所記錄的方言詞在今天的口語里是否还是如前一样的应用着呢？这样的問題在他們看来似乎很不重要。方言詞汇的承上继下的問題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厚古薄今，忽視詞汇发展的新动向就不对了。方言詞典要研究方言詞汇与普通話詞汇的关系，透露方言詞汇发展的新趋势，而不应该一味去追究許多單詞的历史。

編纂方言詞典必須在掌握所有的方言詞的基础上来进行。目前我們还没有掌握到各方言全部的詞汇材料，对各方言的詞汇特点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各方言的詞汇研究工作进行得很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进行方言詞典的編纂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咱們不妨先选择几种研究得較为深入的来作为試編的对象，同时采用边編纂边調查的办法，那怕是先編出一种簡明

的方言詞典也有好處，一方面社會待用，一方面咱們可以從編纂的實踐中積累一些經驗，又可以讓詞典問世，吸取羣眾的評議，只有這樣，才能使方言詞典的編纂工作水平逐步提高；使方言詞典日臻完善。

編纂漢語方言詞典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自然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勝任的。過去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這與方言研究工作者的單干思想不無關係。咱們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可以大搞大協作，各地大協作，各單位大協作，經過羣策羣力，一定能夠出色地完成方言詞典的編纂工作。

1. 方言詞典收詞的範圍。

方言詞典收詞的範圍要以編寫方言詞典的目的為依歸，因而在編寫以前要確定編寫的目的。如果咱們要編寫的是記錄性的詞典，比方說是編給兄弟民族或外國朋友參考的，那麼就可以把方言中所有的語詞都收進去，即使是與普通話相同的也不排斥。今天咱們要編寫的是規範性的詞典，該不該收與普通話相同的基本詞就值得考慮了。規範性的方言詞典可以收與普通話不相同的語詞，目的在於幫助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幫助他們能確切地運用規範的語詞，而不致以方言詞代替規範化的語詞。許多方言與普通話相同的基本詞，雖然詞義相同，漢字書寫形式也一樣，而讀音則不一致，但這是方言語音學研究的對象，不屬於方言詞匯學的範圍。咱們在調查研究方言詞匯時並不是一下子就知道每一個語詞使用的具體情況和確切的含義的，因此，在這個研究階段的收詞範圍不妨可以寬一些，編纂方言詞典則是在方言調查時所收的方言詞匯材料里進行比較選擇，確定詞條，加以注解，在這個時候還要作補充和校對材料的調查。咱們在選擇材料的時候應該細心分析，不要主觀的以為漢語基本詞匯里的任何一個詞兒各方言都是一樣的。例如普通話中“大”這個詞兒在廣州話里也是“大”，但是“小”這個詞兒則與廣州話的“細”相對。在“細”這條詞條里不妨列舉若干用“細”組成的詞例作比較，提醒方言區的人在說寫普通話時避免类推代替的錯誤。廣州話“細節”和“細心”在普通話也是“細節”和“細心”，說成“小节”和“小心”意義就不相同了。把“細致”改為“小微”那就更不成話了。

2. 方言詞典的注解。

現代民族標準語詞典的注解方式一般有下列幾種：（1）用同義詞注，（2）同義詞加限制或補充，（3）翻譯式注解，（4）一般解釋性注解，（5）敘述說明式注解，（6）定義式注解，等等，無論從理論和實用的角度看來，上述這幾種注解方式還都存在着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來研究，編寫方言詞典的目的在於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範化，那麼，方言詞典的注解方式就不能以方言詞注解方言詞（如廣州話詞典就不能以“邊度”注釋“邊口”[ɿɿ]），而應該以共同語規範詞注解方言詞。注解要恰當，如果在普通話里找不到與某一方言詞含義完全一致的詞兒可以用來對注，那就不要牽強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适当運用敘述說明式的注解方式，每一詞條舉若干例句。

3. 方言詞典的編排。

過去的詞典（許多都是字典）是按漢字的形、音、義來編排的。《說文解字》是按漢字

的部首來編排的，排成“一、上、示、三、王……”。《廣韻》是按韻目的次序來編排的，排成“東、冬、鐘、江、支、脂、之、微……”。《爾雅》是把詞義相近的詞兒排在一起的，例如“初、哉、首、肇、祖、元、始、俶、落、權輿，始也”。按詞義來編排雖然便於觀察構詞的方法，類型以及詞的派生，但是按拼音字母的次序排列更符合新型詞典的要求。陸志韋的《北京話單音詞匯》和傅朝陽的《方言詞例譯》就是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試印本）也是按拼音字母排列的。方言語音有些音素是北京所沒有的，並不影響以音為序的原則，咱們編纂時可以利用漢語拼音方案的字母表為基礎而作必要的增補。廣東省不久前為農村注音識字運動設計的四套方言拼音方案（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就是在漢語拼音方案的基礎上增補了若干字母而成的。對於已有方言拼音方案的地區，如目前廣東幾個方言區，在編纂方言詞典時，應附上本方言的拼音方案。方言詞典對於掃盲的作用是很大的，以廣東省為例，廣大農村和小城鎮都進行過方言注音掃盲工作，收效非常大，脫盲後立即入業餘小學，轉學漢語拼音方案，進一步學習普通話。在這種情況下，方言工作者就應該儘快編出廣大羣眾所急用的方言詞典來，為貫徹黨的語言政策；為完成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偉大任務而努力。

（1960年9月于廣州）

〔附記〕

這篇文章是中山大學黃家敦同志和我合作，為準備參加原定在1960年召開的全國漢語方言工作會議作聯合發言的專題發言稿（會議後來因故暫停舉行）。早在1958年，我就漢語方言詞匯的收集和整理問題發表過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刊在《中國語文》月刊1958年11月號）隨後黃家敦同志參考了我當時的一些意見，在1959年也寫了一篇有關漢語方言詞匯調查研究的論文。1960年夏天，我們分別接受出席全國漢語方言工作會議的任務，彼此都感到漢語方言詞匯的調查研究工作亟應得到重視，就把幾年來對這個問題的一些共同看法再進行一次綜合整理，共同寫成這篇發言稿。現在方言會議雖然還沒有開，我們覺得把這些意見加以公開，對於漢語方言詞匯研究工作的開展，也許不無拋磚引玉之用，因此就決定發表出來。这里面有不少意見及具體材料和過去我寫的“收集和整理漢語方言詞匯”一文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不同。凡是不同之處，概以本文的見解為準。

詹伯慧1961.12.瑤珈山